

David Benioff

当“9”翻转归零

WHEN THE NINES ROLL OVER

[美国] 大卫·班尼奥夫 著 有印良品 译



David Benioff

当“9”翻转归零

WHEN THE NINES ROLL OVER

[美国] 大卫·班尼奥夫 著 有印良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9”翻转归零 (美)班尼奥夫著;
有印良品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192-9

I. ①当… II. ①班… ②有…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1369 号

David Benioff

WHEN THE NINES ROLL OVER: AND OTHER STORIES

Copyright © David Benioff,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 881

总策划:黄育海
责任编辑:夏宁
特约策划:吴文娟 徐曙蕾
装帧设计:张志全

当“9”翻转归零

〔美〕大卫·班尼奥夫 著
有印良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e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发行 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字数 100,000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7 5321-5192-9 I·4101 定价:23.00元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爰因

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

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

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势必有着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

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语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

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

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

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录

001	当“9”翻转归零
035	恶魔驾到奥列霍沃
066	变兽妄想
089	三叶草上的赤脚女孩
113	降解
128	“拒绝”花园
141	永不沉没
164	狗屎运

当“9”翻转归零

悲催乔是个朋克摇滚乐手，只能按周付房租，哪天要是他的房东提了租价，他就得睡到街上。

这家伙从未走过运，攒的净是背时和倒霉，手里攥了一大把牌，巨烂无比。

他那条罗特韦尔犬叫“糖”，他脖子上还有它的文身。

他的女朋友是“针织厂”音乐房子^①卖票的，她邀他看乐队演出，免费的，“针织厂”里随便哪支乐队的表演他都不用花钱。

好了好了，让我们举杯敬悲催乔，为悲催乔干一杯吧。

他走啊走啊走啊……像阵风一样走得不见踪影了。

主唱很有范儿。她长得不怎么样，高音也不特别准，但硬是带着那范儿。塔巴奇尼克老打量她。天呐，这姑娘可真够能嚎的。他时不时观察一下拥挤人群中那些稚嫩的脸庞，观察小崽子们瞪视着她的样子——场子后面那帮人上蹿下跳希求个全方位的好角度，好把她看得更清楚一点儿——这个场景恰好也印证了自己的直觉。这姑娘根本就是个等着被敲开的小猪存钱罐，非得看看里头到底能有多少惊喜。

① 纽约著名的音乐演出场地，建于废弃的针织工厂，也因此而得名

塔巴奇尼克和一个闻上去臭烘烘的澳洲人站在舞台一侧，正对面对一扇门，上有“仅限 Redrum^① 员工出入”等字样。Redrum 里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是上这儿看大咖“后范克杰米玛”来的，但做开场表演的“污点”乐队却险些抢了这整场秀的风头。场子里没人跳碰碰舞，也没有玩人浪或者台扑的，个个都在和着鼓手敲出的鼓点摇晃脑袋，并且紧紧盯着主唱。她穿着条深绿色泛着金属光泽的网眼迷你裙，在舞台上像一头蓄势待发、随时可以出击捕猎的野兽那样来回踱着步子。迷你裙太短太短了，塔巴奇尼克拼命曲着腿、歪着头想看到她的内裤。他看不到她的内裤。

一曲唱罢，塔巴奇尼克转头问澳洲男：“刚刚那首歌什么名儿啊？”澳洲男新近才创办了一个独立唱片品牌——“爱之杯唱片”，“污点”是他签下的第一支乐队。这人把头剃得光光的，一身黑色运动装散发的净是汗酸和烟臭。

“好听吧？哈？那是《悲催乔之歌》。悲催乔呢，是乐队鼓手，乐队也是他组起来的。”

“那又是谁写的这歌呢？”

“茉莉，”澳洲男边说边一指台上主唱，“风骚小茉莉。”

她看着可不像风骚小茉莉，虽然塔巴奇尼克自己也说不好风骚婆娘小茉莉应该长什么样儿，但反正不长这样。他猜度她是泰国人，她的头发超短，几乎紧贴着头皮，整头挑染成金色，手腕上还有条刺青黑龙。

① “redrum”这个生造的单词升华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把 redrum 拆解开来，可得到 red 和 rum 两个有意义的单词，“红色”与“朗姆酒”。由字面意义可以引申出“鲜血”、“祭典”等等意思。它还是 murder（谋杀）的反写，有一种神秘和叛逆的味道。美国的地下金属乐队曾有以 redrum 为名的团体和曲目。

“就是这么个事，”澳洲男接着道，“她对悲催乔花痴得不得了，有一天夜里她就把这首歌唱给他听了，就在街上，一首小情歌。接下来发生什么你想也想得出喽，爱呀，呼的一家伙，再接下来他就邀她加入乐队了。”

在今天之前，塔巴奇尼克还从来没听说过有澳洲男这么号人物，这只能表示此人在音乐圈子里相当不重要。不管乐队跟爱之杯唱片之间签订了什么样的合约，总归都会一团糟的——比如说就会被某个夜晚光顾酒吧三次以上的、嗑了药的、昏头涨脑的律师轻易给搞砸了锅。虽然这只是塔巴奇尼克的大胆猜想，但揣度此类事情他通常都错不了。

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三流骗子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玩音乐的人身上赚到钱。他们就像那些簇拥在老虎机跟前肥硕的家庭妇女一样，围着乐队成员，喝着廉价啤酒，兴奋地让那些稳赚大钱的谣言绕世界飞。可三流骗子注定是给二流骗子当垫脚石的——除非手段太烂，不幸栽在更高端的职业骗子手里。

“污点”表演完毕，塔巴奇尼克和澳洲男一块儿回到贵宾房，他盼着澳洲男能给他点上支大麻烟抽抽，也让他爽一下。烟真递到面前了，塔巴奇尼克却又摇摇头，只吸了口矿泉水。

“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澳洲男往后深深靠进松软肥满的沙发里，他吸着那支大麻烟卷，让烟在肺里停留很长很长时间，像是已经忘记还有把烟吐出来这回事一样。最后，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去，两道青烟袅袅升上天花板。眼前的这个场景叫人印象深刻，塔巴奇尼克认真欣赏着，澳洲男就知道干这种不着调的破事，有什么意思呢。他不会搭理爱之杯这档子事，除非真有必要。目前看来真没有。

“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澳洲男又重复了一遍，“你想为谈判保持头脑清醒。”

“谈判？什么谈判？”

澳洲男诡谲一笑，端详着大麻烟头上的一坨烟灰，他其实早就告诉过塔巴奇尼克他姓甚名谁了，塔巴奇尼克也向来不会忘记人的名字，那么也无非就是说他心里，澳洲男仅仅就是个澳洲男罢了。塔巴奇尼克自己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在澳洲男心目中，他也不过就是个“大品牌”，到最后也必定逃不开成为那个“操他妈的塔巴奇尼克”。

“好吧，那咱们就聊聊。”

“有什么可聊的？”

“快拉倒吧，你别跟我玩这套，你就是为签乐队来这里的。”

“有个事我看不懂了，你签的是‘后范克杰米玛’？”

澳洲男在烟雾后眯缝着眼打量他，“是‘污点’啊。”

“那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我是为‘后范克杰米玛’来的。”

“你喜欢‘污点’，”澳洲男冲塔巴奇尼克晃晃手指头，好像塔巴奇尼克是个淘气调皮的小孩子一样，“我都瞧见你观察观众反应了，怎么着，你想签他们？”

“谁？”

“‘污点’。”

塔巴奇尼克现出他的招牌微笑，双唇紧闭，左脸颊挤出一个新月形酒窝。“咱们俩是在聊天没错，但根本鸡同鸭讲。我上这儿是看‘后范克杰米玛’来的。”

“哥们儿，你来迟了一步，他们已经用‘6+1’的形式签给环球了。”

“你这话说得不错。”塔巴奇尼克沉吟道，晃动杯中的冰块，

“我们正打算收购环球来着。”

澳洲男闻言嘴巴开阖数次复又张开：“你们要买环球？头两天晚上我还在天鹅绒夜总会遇见格林伯格了，他可是嘴紧得很，什么口风都没漏。”

“格林伯格是谁呀？”

澳洲男放声大笑：“环球的大老板啊。”

“哎，那是格林斯潘。他必须得保持沉默，要不然就犯法了。就算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其实也已经是犯了法了。”塔巴奇尼克用闲着的手指着空荡荡的房间道，“但我信得过你。”

澳洲男点点头，又严肃又庄重，然后深吸一口烟卷。塔巴奇尼克暗自盘算，大概需要48小时就能把那姑娘搞到手，他最不愿看见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下三滥的唱片老板嗅出自己的真实意图，然后再往那姑娘脖子上套个新枷板，重签一份新合约。倘若真到了那步田地，他就不得不花钱再买下爱之杯来，塔巴奇尼克最讨厌的就是付钱给中间掮客。可往大里说，音乐人做音乐，消费者买音乐，那么任何夹在中间的人——包括塔巴奇尼克本人——可都是掮客。但他偏不相信“往大里说”这件事。在这世上，事情是有小一点、大一点的分别，但万万没有什么能“往大里说”的事情。

“我可以给你和赫尼牵线搭桥，”澳洲男说，竭力想把自己牵扯进这桩生意中来，“他是‘后范克杰米玛’的经纪人。”

“哦，他啊，我们昨天晚上才一起吃的晚饭，但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有心啊。”他又露出招牌微笑来，双唇紧闭。他所有的微笑都是双唇紧闭的，因为几个月前他还箍着牙套，他戴牙套戴了两年，那一口槽牙实在太烂，以至于每回吃饭都要把嘴唇和口腔内壁咬得鲜血淋漓。现在牙齿特别齐整，牙套也丢开了，可他已经把自己训练得但凡大笑甚至微笑都要把嘴巴闭着。